

新全球競爭時代的新挑戰

對台灣的影響

全球化時代的競爭力

蘇聯解體後國際地域政治結構丕變帶動了市場全球化；國際間採行市場導向經濟政策的國家與日俱增；WTO 的誕生；通信科技日新月異的快速發展。以上種種因素導致國際競爭日趨白熱化，前所未見。隨著世界貿易質（例如：服務業）與量的大幅提升，直接外來投資（FDI）的飛躍成長，再加上幾乎各個層面的商業活動 - 協商、設計、製造、委外代工、技術轉移 - 都已透過網際網路進行，全球各地市場的整合程度越來越高。

然而，全球化卻是一個十分複雜的現象，無論是背後成因或是影響範圍，皆非僅限於經濟領域而已。政治、地域政治、安全、衛生、人口結構、社會以及文化等範疇都與全球化息息相關，彼此相互影響。

同時，全球化之影響所及也涵蓋了許多不同層面。全球化並不像某些慣有說法所指稱者，是一個既遙遠又抽象的國與國之上的過程；其實，全球化不僅影響到個別的國家與區域，同時也對 - 或可能對 - 一般個人產生不小的衝擊。檢視世界經濟發展歷程，或許從不曾出現過這種情況，亦即當下的環境既橫互著嚴苛的挑戰（可謂之威脅）又蘊含著無窮的機會。

與其他國家相比，台灣可謂身處全球化的暴風圈中，所受到的衝擊自然不在話下。固然台灣近期的經濟表現緣於全球化的負面影響而有所下滑，同時也引發了產業空洞化的焦慮，但是台灣的企業家們以及台灣經濟本身仍然是最有機會能夠對全球化有所貢獻並進而從中獲益者。

大至區域經濟、國家經濟體，小至民間企業以及企業家們，它們既是全球化的驅動力量，同時也必須承受全球化所帶來的影響。然而，包括政治領導人在內，常常有人不負責任地指稱全球化已然是一個無法逆轉的過程。事實絕非如此！該種論調令人聯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歐洲菁英階層的自滿心態。實際上，全球化固然代表著一股整合的力量，但它卻也同時釋放出強大的分解力，輕者如西雅圖（以及其他地方）的暴動，重者則如 911 恐怖份子的殘酷暴行，俱是明證。全球化不是造成 911 的元兇，但 911 卻是一種全球化的極端呈現。至於 911 所可能引發之戰爭後果究竟會對全球化產生何種影響，這還有待觀察；不過必須強調的是，全球化的建構基礎依然十分脆弱。

全球化的疆界與侷限

有人批評「全球化」的說法名實不符，這種批評並非全然無的放矢。如果全球化指涉的就是上文所謂之全球市場的整合，那麼實際上不僅許多市場被排除在外，而且近年來這種現象似乎日益明顯。事實上，我們也許可以利用 4 個同心圓的概念來描述全球化的實際面貌。

位居全球化之核心者計有北美（包括加拿大以及墨西哥）、西歐以及東北亞（不包括北韓）。然後是第二個圓圈，也就是屬於內層邊緣圈的經濟體，他們雖然參與了全球化的過程，但是在貿易、外來投資以及技術轉移等各類型經濟活動中所佔的比重卻遠低於核心國家；此類代表包括印度、某些東南亞國協的會員國、俄羅斯、中歐以及東歐的一大部份、土耳其、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南非以及巴西等等。接著是屬於外層邊緣圈的國家，位處全球化的邊陲地帶，不論是貿易活動或外來投資都極為有限，例如中東以及北非的大部分、安地斯山脈各國以及南亞地區等等。最後，就是為數 50 個左右的「低度開發國家」，主要集中於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以及中亞各國，他們都還是全球化潮流的化外之地，佔世界貿易的比重少得可憐而且還在日益縮減，接收到的 FDI 僅佔開發中國家總金額的 1% 不到，而且網際網路的普及率也是微乎其微。

綜觀全球之餘，我們也必須指出，即使是位於全球化核心或內層邊緣圈的地區，其國內仍然有些非常貧窮或教育程度低落的公民，對他們而言，全球化可能帶來的機會與好處只怕絲毫不具任何意義。誠如聯合國、世界銀行以及許多非政府組織對我們的一再提醒，一個與全球化並存的事實是：約莫 40% 的地球人口仍然生活在貧窮之中。未來數十年當中，全球化是否能夠更具整合與包容的力量，避免成為一股分化與排外的勢力，端視全球、區域與國家等各個層面上的相關決策而定，後續發展依然有待觀察。

全球化以及區域內的互動

除非各自採行保護主義的貿易區塊逐漸形成，並且相互敵視，否則「全球」與「區域」絕非是必然對立的反義詞。不過，由於這樣的風險確實存在，因此已經在 Doha 啟動的新一回合多邊貿易談判絕對必須加以完成；眾多理由之中，此屬其一。

然而，對一個開放的全球經濟體系而言，健全的區域內互動關係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西歐、北美以及東北亞之所以能夠在全球舞台上擔任要角，主要亦歸因於這些區域內商品、資本、技術、專業知識以及人員的跨國往來十分頻繁。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區之後，其經濟地位與國際角色隨即有了顯著的提升。美國亦從中獲益良多，因為該國產業自此得以受惠於供應不虞匱乏、配合度又高的廉價勞動力；同時墨西哥近年來經濟成長快速，也為美國出口產品提供了一個日益擴大的消費市場。

日後，歐盟一旦擴充其會員國數目之後，諸如波蘭、斯洛伐尼亞、匈牙利、愛沙尼亞以及捷克等經濟體便可望自內層邊緣圈晉身成為核心要角。

近年來區域內互動最為蓬勃者，首推東北亞地區，該區之商品、資本

技術、資訊以及企業家的境內移動頻率成長驚人，其中尤以大中華地區為最。與其說大中華地區受制於全球化的新潮流，不如說該一區域已經帶頭樹立新的競爭典範。來自香港與台灣的投資、管理經驗以及技術移轉，源源不斷進入中國大陸，可說是奠定全球競爭力的最重要力量。

全球與區域之間互為表裏、關係密切。過去 20 多年來，隨著中國大陸實行經濟開放政策之後，美國、中國大陸以及台灣企業之間形成了完整的供應鏈體系，此即明證之一。具體而言，在這個供應鏈裡面，美國公司扮演研發、品牌管理與行銷中心的角色；中國大陸挾帶勞動力以及營運上的低成本優勢負責商品製造工作；台灣則是連接美國與中國大陸的經濟橋樑，具有製造網絡整合者的定位。未來這三個經濟體之間的整合與分工趨勢必將更為強化。

核心與邊緣圈經濟體之間的對比，在區域整合過程中益發凸顯。區域內貿易佔東亞地區貿易總額的 56%；而在中東與北非，這個數字只有 8%。巴西固然具有成為全球經濟重鎮的潛力，但至今都未能與其鄰國就貿易、投資、技術轉移以及管理經驗交流等重點領域發展出類似東亞地區的區域內互動關係，即便是 Mercosul 成立之後，依然不見任何功效。

同理類推，雖然印度國土遼闊，而且人力素質高、技能多元化，但是其與巴基斯坦之間的關係卻成為箝制區域與國家經濟發展的最大阻力。此外，印度也同樣未能與孟加拉以及斯里蘭卡等其他鄰國整合成一個共同的經濟區域，以致印度既沒有台灣，也沒有香港。某方面來說，俄羅斯也面臨了同樣的問題。其實，俄羅斯、印度以及中國大陸都是幅員十分遼闊的國家，但是俄羅斯與印度卻仍然相當封閉。以中國而言，當初若非獲得香港與台灣企業家的熱烈迴響，其經濟開放過程勢必無法如此快速而順利。

再看看中東以及北非地區，人口總數將近 3 億人，具有相同的語言與

宗教信仰，照理說應該也有條件成為全球化過程中的核心要角。然而，以現階段而言，由於欠缺區域運輸與通信基礎建設，邊界管制過嚴、關稅過高，以上種種區域內障礙的存在導致阿拉伯世界遲遲無法進入全球化的主流行列之中。

區域內互動的維繫與強化是鞏固競爭力與成長趨勢的必備條件，尤其大中華地區更是如此。然而，就像全球化一樣，區域化不應被視為是一個抽象且無法逆轉的過程，實際上區域化同樣需要受到良善的管理。固然企業家精神足以提供動力來源，但唯有建立健全的體制架構方能確保人員交流的暢通，這點於大中華地區依舊付之闕如。現行打游擊式的商業環境或許有其迷人之處，不過長期而言，仍須建立並強化規範與治理體系，如此才能營造公平的區域商業環境，並使產業界得以長保活力。

在建立區域內體制以及追求自由化的同時，亦不應輕忽任何法律、經濟、社會結構一旦形成之後，皆可能產生連帶的政治效應。經濟發展與開放所帶來的政治變化，台灣已經有過切身經驗，而其他地方也不乏類似的例子。另一方面，即使是方向「正確」的政治轉型，也都難免必須經過陣痛期的調適。一個政治上、經濟上都更為開放的大中華地區必將可以帶動更高幅度的成長，催化出更強的企業家精神，使得大中華地區不僅在全球經濟體系中日益嶄露頭角，同時也得以在全球治理體系中享有越來越吃重的主導地位。台灣經驗證明民主制度、資本主義確實能夠與中華文化產生交集，而一個經濟蓬勃、政治民主的大中華地區也可能就是全球化第一階段過程所產生的最重要成果，並成為引領 21 世紀一波波全球化潮流的主要力量。

全球化與經濟政策

全球化足以導致國家主權輕微衰減，這種說法當然不假，因為這是要要求經濟體遵循集體規範的必然結果。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國家經濟政策的重要性則絕不會因為全球化而打了折扣。

再來談談位於全球化邊緣圈的那些國家，他們僅僅得到為數極少的外來投資，其中主要癥結在於國內投資不振。問題其實不在資金，而是資金的分配。以埃及為例，世界各地都有富甲一方、功成名就的埃及人，但是與海外華人積極投資中國的情況相反，這些埃及僑民則都不願意將錢投資在埃及。納瑟社會主義的餘毒、繁文縟節的官僚作風、官場貪污習氣的盛行以及對企業界的敵視態度，在在都是令人卻步的主因，再怎麼愛國的人也都不由自主的縮手。埃及、敘利亞、伊拉克、黎巴嫩、阿爾及利亞以及其他同屬中東地區的國家，便因為本身所採行的國家與區域政策所致，始終無法向大中華地區的經濟發展看齊。

即便是全球化的時代，經濟政策並未因此而變得無關緊要，事實上其重要性反而與日俱增。各國政府所面臨的挑戰在於：有效運用網際網路；發展優質教育體系藉以帶動社會進步；營造具備健全企業管理與健康企業文化的良好環境；創造公平合理的競爭環境，保護市場功能有效運作，並順應知識經濟的需求建立新的經濟模式。在未來，一個社會經濟狀況的好壞，取決於各項規範制度之健全、透明以及公平與否的程度將越來越高。

除此之外，一國政府亦必須提供效率良好、內容齊備的公共財，例如教育、衛生、安全、清潔的環境以及具有啟發作用的文化建設等等，同時也為從事私有財生產工作的企業家提供足夠的施展空間與獎勵措施。另有一件至關重要之事：政府必須營造有助於創造財富的最佳條件，但也必須確保財富獲得妥善而公平的分配。巴西之所以無法晉身全球化的核心行列，並非僅僅導因於區域合作上的弱點，另一關鍵因素在於一項不甚榮耀的頭銜：巴西是全世界收入分配最不平均的國家。

政府不但必須設法吸引資金，同時也必須吸引人才！知識產業日漸成為全球經濟的主導力量，人才的價值不言可喻。有些國家面臨人才外流的窘境，甚至達到大出血的地步，這些國家勢必無法在 21 世紀的

全球化經濟體系中出人頭地。

舉例來說，當製造實力決定競爭力時，日本曾經輝煌一時；如今知識決定競爭力，日本便顯得一蹶不振。日本並非沒有知識寶藏，只不過日本的政府以及大學等機構始終無法提供足以吸引外國人才的環境。相對的，要不是來自中國、印度、俄羅斯、黎巴嫩等地積極進取的工程師與企業家紛紛湧入矽谷，不斷為當地人才庫注入新血以及新觀念，矽谷又如何能夠成就今天的局面呢？

這對台灣是很重要的一課。自台灣流向中國大陸的製造業投資極可能日益增加，而非減少。如果試圖阻止資金流向大陸，這將只是徒勞無功、代價昂貴而且不具成效的嘗試。台灣必須發展成為區域以及全球知識經濟中心，而其先決條件在於政府、企業以及相關機構（包括大學、智庫、研究實驗室以及科學園區等等）必須通力合作、全力以赴，創造出一個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環境，吸引國外一流人才之餘，當然也要留得住台灣的優秀人才！

全球化必備的創造性毀滅

全球化的過程勢必產生贏家與輸家，企業之間的輸贏關鍵不在設廠地點或發展歷史，而是在領導能力以及 - 最重要的 - 因應變局以及培養企業家精神的能力。10年前，雷諾（法國）以及飛雅特（義大利）同樣都是死氣沈沈、效率不彰、眼界狹小的歐洲公司，完全依賴政府保護以及固定的國內市場而得以生存。如今，雷諾已經脫胎換骨成為世界級大廠，同時也是在日本最成功的外國汽車公司；相對的，飛雅特卻已是在淘汰邊緣。易利信與諾基亞同樣來自北歐，都是生產行動電話的公司，但是後者意氣風發，前者卻是委靡不振。雖然企業競爭力難免受到國內與區域狀況的影響，但即使狀況不差的時候，個別企業的表現仍可能出現天南地北的差距。

若同時考慮一個國家及其國內企業，日本的狀況最是灰頭土臉。雖然

媒體焦點多半集中在日本總體經濟的窘況 - 通貨緊縮、政府債台高築、成長停滯甚至是負成長，但其實該國之個體經濟同樣好不到哪裡去，主要問題有三：企業領導品質低落、未能有效因應變局、日本管理與企業文化的同質性過高。由於日本商業環境不利於破舊立新，因此使得這些問題更加惡化。

Joseph Schumpeter 認為，資本主義必須容許創造性的毀滅，如此才能造就創造性的建構。儘管日本已經出現過若干備受矚目的破產案件，甚至有些知名的公司 - 例如山一證券等如今已然灰飛湮滅，然而實際上還有更多企業完全是依賴銀行刻意提供維生系統方能繼續苟延殘喘，這種做法不僅吸走了原本可做更有效運用的資金，而且也使得日本充斥著行屍走肉般的企業體。雖然外國人抱怨很難打入日本市場，但是敏銳的觀察家們不忘補上一句：不論是外資或本土企業，新進業者想要打入日本市場本就難如登天。眾所周知，日本的商業環境完全被大型產業集團（keiretsu）所壟斷，新興公司少之又少。部份原因在於日本金融市場欠缺創投基金，但是牢不可破的日本產業結構也必須負擔很大的責任。

領導能力低落、無法有效因應變局以及企業文化同質性過高的結果，日本企業的管理體系就像近親亂倫般的封閉排外。反之，全球化轉型成功的西方企業往往能夠超越國籍界線，盡力吸收世界各地的一流人才。享譽全球的法國化妝品公司 L'Oréal，其執行長就是一位英國人。此外，在許多法國、德國、荷蘭以及英國企業中，雖然執行長依舊由本國人士擔任，但是高級主管的文化背景已經日趨多元化。

對外延攬的人才能夠帶來新的觀念，為企業轉型提供過程中以及管理上的助力。雷諾公司延聘一位黎巴嫩裔的巴西人出任營運長，他從未在雷諾任職過，但卻是一位才華洋溢的領導人。結果，他不但改造了雷諾公司，而且在雷諾併購日產之後，也為日產注入了久旱之後的活水甘霖。相對的，在日本企業當中，高級主管仍然清一色是由透過年資升等制度一步步向上爬升的男性出任。

換言之，對企業而言，全球化絕非僅是增加出口或投資國家便可畢竟其功，更重要的關鍵在於善用全球人力資源，建立開放以及視野廣闊的企業文化，如此才是正確的心態。

全球化、競爭力以及企業家精神

全球化創造出有利於個人的條件；最起碼，市場整合與自由化為每個人提供了更多的選擇，價格也更為便宜。此外，全球化也讓企業家精神獲得更大的揮灑空間，真正以全世界做為舞台。透過網際網路的「連結」，孟加拉的軟體企業家可以在米蘭、西雅圖以及上海等地找到潛在的客戶。當然，領導得方、善於因應變局而且能夠不斷破舊立新的跨國企業將持續在全球市場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不過，另一方面，身處社會、經濟以及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時代，凡是具有企業家精神的個人也都有機會征服全世界。

因此，全球化不僅關係到區域與國家的經濟與政治，不僅關係到大企業的策略運用，同時，它也關係到企業家們所能夠個別掌握的千載良機。在這個強調全球競爭的新時代中，為了面對挑戰，台灣必須透過積極創新、發揮勇往直前的企業家精神以及衝勁十足的新興企業，藉以創造屬於台灣的全球競爭優勢。